

中國傳統民藝色彩賞析 與教學應用之研究

胡澤民

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
暨織品服裝技術系教授兼系主任

33

前言

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從年初開始，即展開一系列以「色彩與人生」為年度主題展的大型活動，從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，為期三天的學術研討會揭開序幕，共計發表十四篇論文。筆者有幸能躬逢其盛，受邀以「論中國傳統色彩的象徵意識」為題發表，進而探討如何落實現代設計教育的整合與創新，配合幻燈片實例在短短的二十五分鐘內，作了簡述扼要的解說。會後還有很多關心色彩教育的朋友，仍然意猶未盡地想要多了解幻燈圖片中學生們的優秀作品，其中有些竟然是出自一般大學聯考入學生，經過了第一學期的專業基礎教育後，在這群「無心插柳」的學子中，竟也能灌溉成爲「柳成蔭」的綺麗景象，這種培育過程與經驗，我想正是這些熱心參與者所關心的。

爲此，主辦單位的負責人曾與我討論，希望能延伸這個主題，以個人多年的教學實驗與創作心得，作爲此次色彩與人生活動項目中「教師研習營」的主講內容，並配合本期《美育月刊》發表，共同切磋，從旁側擊，擴大影響，落實「色彩生活化，生活多彩化」的至高品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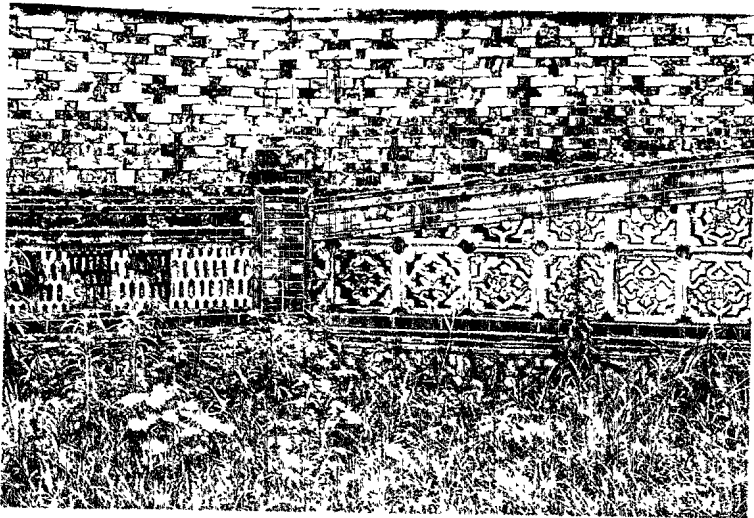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色純亮麗·形樸拙趣

具有悠久光輝的傳統中國民藝色彩，經過幾千年的精研與發展，連綿地持續到現在，一直是我國百姓最喜愛的生活裝飾藝術，有著一份濃情蜜意的親情和執著的感懷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在於傳統民藝所具有的普遍性、多樣性、群眾性、民族性以及時代性等特點，成爲中華民族藝術寶庫中獨具一格的一項珍品。

中國幅員遼闊，民族眾多，

傳統民間藝術無所不在，不同的時間、地區、族群與階層都有著不同的鄉土民藝陪伴著，成爲一般民間生活中的精神寄託。尤其在歲時節序、慶典儀禮，儘管各地習俗不盡相同，但是百姓對祭祀祈禱，趨吉避凶，迎福納祥，冀望萬事吉利、四季平安的願望都是一樣的，總要以各種藝術色彩來裝點渲染，抒情表意。其中有幾種民藝素材在各地是極爲普及的，如在造型藝術中就有版印年畫、剪紙、刺繡、童玩、彩燈、戲劇臉譜以及各式建築彩繪等，從南到北，從平原山區到沿海處處都可見到。也可以說從古至今我國廣大的民間生活文化，都是植根於民間藝術的傳承來滿足延續的。

傳統的民藝色彩，最具樸實純真，不會矯揉造作，沒有虛偽的外衣；由此，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，民間藝師是真正的生活創作家；他們從群眾的實際生活中吸取養份，



▲圖一 我們祖先擅用紅與綠、青與黃等「補色對比」的醒目配色效果。(1965年攝於台中霧峰林家古宅)



▲圖二 源自台灣傳統建築色彩的創作靈感。(余春蘭)

又善於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創作手法，很巧妙地再次展現於群眾生活；換言之，這些藝師們以他們最誠摯的感情去接納生活中最原始的形色，造成色彩亮麗，線條質樸，形態拙趣的開朗特質，這是傳統民藝創作旺盛和歷久不衰的基本原因。

在傳統民藝中有很多我們祖先的聰明才智和高超技藝的結晶，端看我們如何進行蒐集、整理、篩選和消化，去蕪存菁，然後再創屬於自己的、新穎的、客觀的藝術面貌，循序漸進地移植於現實生活中，擴大影響，讓更多的人了解與分享。爲了承繼這份薪傳，多年來，筆者緣於教學研究與實務工作，經常與傳統民藝接觸，分門別類地有系統蒐集與整理分析，其中將選擇較普及的素材，配合創作實例，依序介紹與比較，彼此觀摩、研習與切磋，好好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民族遺產，重新觸發，擴大領域，發揮作用。

二、五彩正色·補色配色

中國傳統色彩有著悠久的歷史

和光輝的成就，千百年來中國人習慣以青、赤、黃三原色（即西方色彩學中化學性顏料的三原色），再加上白與黑（屬色彩學中的無彩色），成爲我們生活中的「五色」，又稱爲「五彩」，配合中國「五行」（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），「五方」（東、南、中、西、北），「五時」（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），「五靈」（蒼龍、朱雀、黃龍、白虎、玄武），「五常」（仁、禮、信、義、智），以及「五臟」之神（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腎）等彼此支配，相互對應，成爲我國傳統色彩的「五方正色」。

在五彩正色中，民間百姓最喜歡的傳統顏色是紅色，同時，爲了達到更亮麗的配色效果，增加了綠的顏色，綠是「正色」中的青與黃相混合而成的「第二次色」（是西方色彩學的說法），在中國則稱爲「間色」；綠色對於鮮艷的紅色有著中和作用，可以使視覺恢復平衡，藉著兩者的補色關係，來緩和彼此所造成的「殘象」誤差，並作適度比例的搭配，而達到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的醒目效果。這種效果正如

同我們祖先常說「紅男綠女」、「紅牆綠瓦」的配色道理；以及詩詞中的「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，能不憶江南」的絕妙佳句，都是充分運用色彩學上的「補色對比」（圖一、二）

所以說，中國百姓自古以來就很懂得使用鮮明亮麗的對比色彩，來點綴他們樸實的生活，尤其在喜慶歡樂的節令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充分反映了農業社會民間的期待與願望，此時傳統民間藝術是最真誠的關心者。結婚時要貼「鳳凰牡丹」、「龍鳳呈祥」、「蓮生貴子」、「麒麟送子」、「喜報三元」的紅剪紙；祝壽時要蒸有紅綠相配的「福壽雙全」的壽桃；春節要貼「年年有餘」、「四季如意」、「招財進寶」、「五福捧壽」的吉祥年畫，以及正月十五元宵節的各式花燈等民藝習俗，皆蘊含著深刻精神意義。

三、創新門神·饒富趣味

中國人自古崇拜天文，視萬物爲神靈，在民間的信仰裡，具有相

當深刻的「神化」觀念，比方門有神、灶有灶神、山有山神、河有河神、地有地公、床有床母，可說食衣住行皆有神。這也反映古代先民疑懼大自然的神奇變幻，對於許多天災地變或生老病死，缺乏科學依據無法解釋，便歸於邪惡作祟，為祈求安寧遠離災難，因而在心靈中產生「神」的存在，於是舉行祭典，虔誠膜拜，祈禱庇佑，希望能藉著神的法力驅邪逐魔，帶來好運。

在這種泛神信仰的社會中，以「門神」、「鍾馗」的人格化造形最為熟悉，饒富趣味；尤其隨著歷史的變遷，門神的角色也隨之改朝換將，除了最早為人熟知的「神荼、鬱壘」外；唐代的「秦瓊、胡敬德」也由一介武夫晉身為門神，繼續執行止煞鎮安，驅邪除魔的重任，所以皆稱為武門神。此外，門神角色還包括外貌醜得令人生畏，卻具文武全才的鍾馗進士，以及道教中的「張天師」，佛教中的「四大天王」等。宋代門神則有「天官」、「穆桂英」，往後改為「溫、岳」二神。明清以降，各地門神造形，更出現各種英雄人物；到了清末民初，門神還有「加冠、晉祿（進祿）」，及「簪花、晉爵（進爵）」，這些都稱為文門官，皆為祈求身位提高、招財進福。

這類型的門神年畫，一般都是二組兩張，貼在兩扇大門上（圖三、四）配合中國傳統建築的「均齊之美」，形式獨特平衡對稱的「聯」式模樣；在設色方面，絕少混合無彩色的黑灰白減弱彩度，而採以大面積的朱砂及桃紅為主色，配合著高明度的黃，彩度鮮艷的翠綠，寶藍等原色系，絢麗眩眼。以誇張手法，刻意將圓眼睛表現威武，以細長的眼睛表現斯文。身段比例與姿態也很講究，右門神是上身向左、下肢向右，左門神則反方向，加



▲圖三 雲南鄉間漢族民宅正門上貼「武門神」與春聯（1992年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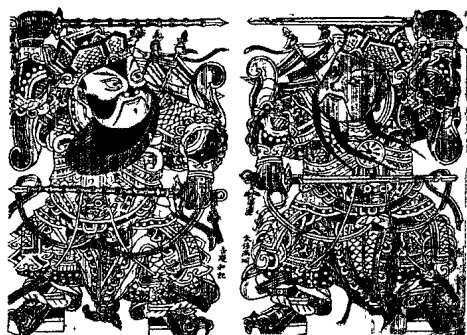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四 貴州中八鄉黑土塞苗族民宅正門上貼「日月門神」（1992年攝）

上挺胸凸肚，一橫一直的丁字腿，就顯得更加神氣、威武、穩重而又富有變化（圖五）。選擇如此富有變化的傳統「門神」作為教學創意主題，讓同學們先從傳統衍變中去欣賞古代民間藝術家們的造形美感，洞察體悟，觸發再創。這類的課題指導，我們不難從同學們的作品中，看出他們的敏感度與創造性的想像力，如此才能更豐富我們歷史中千古門神的生命力（參見學生作品圖六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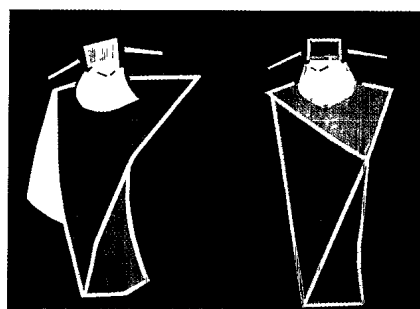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門神都是左右相對，適合貼在雙扇正門上，也都朝向南方，因為上述「五方」位中南方屬赤是吉祥的象徵，相反的北方是黑則象徵凶惡，多為單扇門，一般則貼「鍾馗」，尤其每到端午節，民間最常見的就是貼鍾馗像，還配有五毒符、天師符、艾草、萬蒲、香包、長命縷等；在《燕京歲時記》中有載「每至端陽，市肆間用尺幅黃紙，蓋以朱印，或繪畫天師、鍾馗之

像，或繪五毒符咒之形，懸而售之。都人士競相購買，貼之中門，以避崇惡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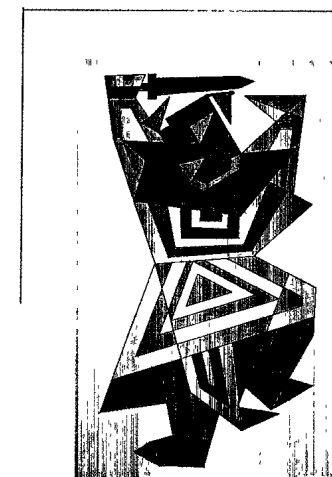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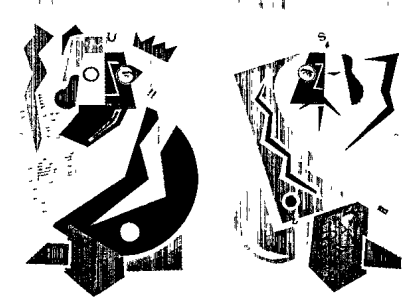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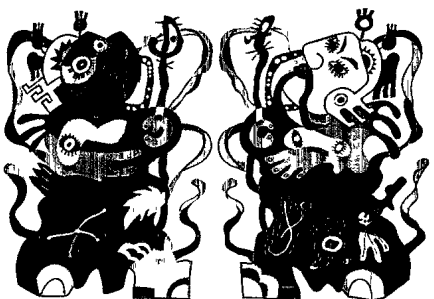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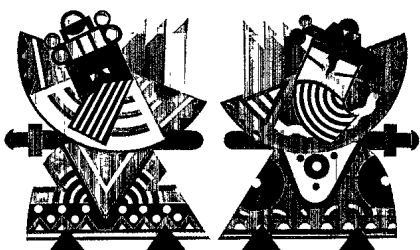
鍾馗的造形，依據唐代的記載，身披藍袍（或紅袍），持劍戴冠，圓眼、濃眉、血口、大鬚，或毛髮豎起，做威嚇狀，四處出巡皆有一隻蝙蝠居先領隊，除了蝙蝠具有靈敏聽覺，易察出鬼怪蹤影外；另也象徵著「蝠」與「福」是同音，畫裡的鍾馗手執寶劍，仰頭朝向迎面飛來的蝙蝠，於是執劍蝠來不就成了「只見福來」（圖七）。與上述富有的變化的「門神」是同樣道理，這位生得豹頭環眼，鐵面虬髯，相貌醜陋的「捉鬼英雄」——鍾馗，經由同學們的「改頭換面，大幅調整」後，不僅對傳統的「鍾馗圖」重新改觀，使新的現代鍾馗，個個醜得很順眼、很耐看，也很討人歡喜；這樣的效果，實著也得花一番心思與實驗（參見同學作品圖八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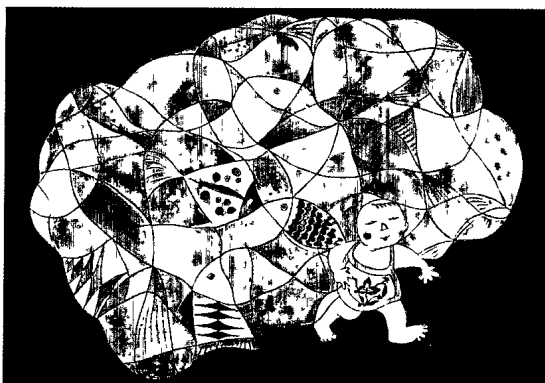
◀圖五 門神「秦瓊，胡敬德」河北武強（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1965 年攝）



▼圖六 作品「現代門神」銳意創新，饒富趣味。（丁韶如）（楊秋貴）（張博榮）（徐方正）（楊盛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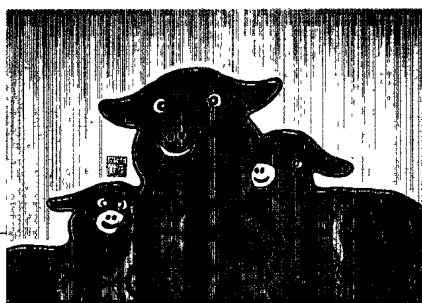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圖九 「連年有餘」（簡瑞勳）（陳東亨）



▲圖八 學生作品「琺、也很討人歡喜。涂俊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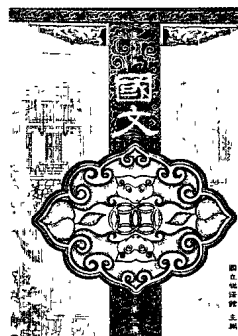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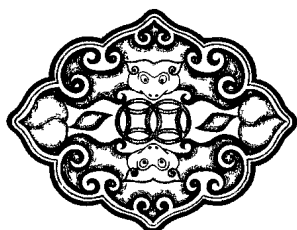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 鍾馗手執寶劍、仰頭朝向迎面飛來的蝙蝠（蝠與福同音），於是執劍蝠來不就成了「只見福來」。天津楊柳青版畫（個人收藏）



▲圖十 「三陽開泰」(黃美育)



▲圖十一 「富貴耄耋」
(徐德成)(黃明慧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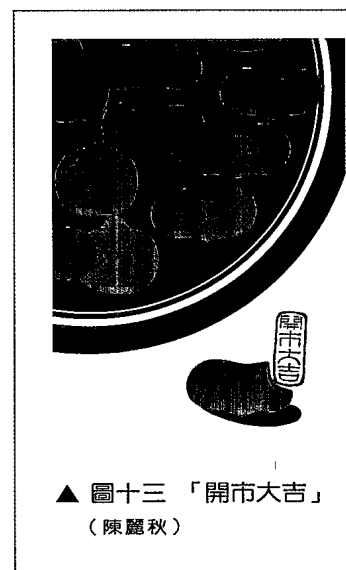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十二 「福在眼前」(丁韻如)
筆者為第三冊《國中國文》之封面設計。



鍾馗」個個醜得很順眼、很耐看
(鄭佳巖)(張月霞)(賴玫娟)



▲圖十四 「馬上封侯」(蕭漢君)



▲圖十三 「開市大吉」
(陳麗秋)

四、諧音吉祥·漢字圖案

事實上，藉諧音字表達吉祥意義的年畫最為普遍，也是同學樂於取材表現的，例如畫蓮花鯉魚表示「連年有餘」(圖九)，畫三隻羊表示「三陽開泰」(圖十)，畫貓和蝴蝶表示「富貴耄耋」(圖十一)，畫蝙蝠和雙錢表示「福在眼前」(圖十二)，畫紅柿子和橘子表示「開市大吉」(圖十三)，畫猴子騎在馬上表示「馬上封侯」(圖十四)。



▲圖十五 「天官賜福」
(黃聖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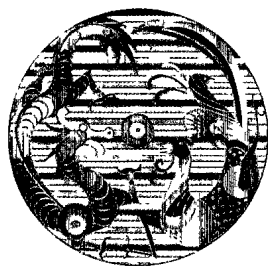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十六 「三星照戶」
(江舜堯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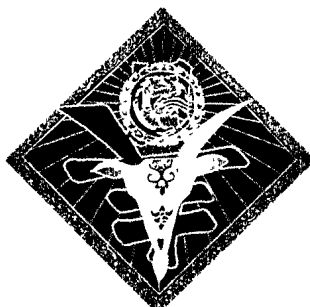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十七 「招財進寶」
(李明修)



▲圖十八 「歲歲平安」
(游建中)



▲圖十九 「龍鳳呈祥」(康仁德)(王麗芳)



▲圖二十 「春到人間」
(張盛權)



▲圖二一 「八仙獻壽」
(陳金助)

除了上述採諧音之物入畫的方式外，年畫的種類還可分為十二種，包括神佛仙官：如「天官賜福」(圖十五)、「三星照戶」(圖十六)；陞官發財：如「招財進寶」(圖十七)；寓意祈福：如「歲歲平安」(圖十八)、「龍鳳呈祥」(圖十九)；歲朝吉慶：如「春到人間」(圖二十)、「八仙獻壽」(圖二一)；仕女娃娃：如「連生貴子」(圖二二)；以上作品皆經由同學的資料分類中，擷取精華，融入自己的美學觀點，成績尚稱可喜。至於其他類別還包括風俗時事：如「拜月圖」、「得勝封侯圖」；民間傳說：如「老鼠娶親」；歷史故事：如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文姬歸漢」；戲曲小說：如「水滸傳」；果報警世：如「朱子格言」；風景花鳥：如「內蘇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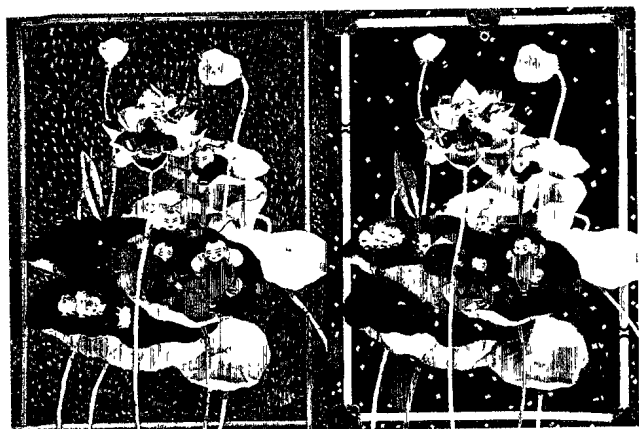
年橋圖」以及現實生活「男耕女織圖」等，多得令人目不暇給。

除了上述各種類型的吉祥年畫之外，也有畫字的年畫，以裝飾性的文字圖案為主，如附圖二三是蘇州桃花塢中堂年畫「壽字圖」與「福字圖」，圖中還有八仙、三星、和合二聖、麒麟送子、天官賜福、劉海灑錢、武財神趙公明以及文財神財帛星君等眾神雲集，喜氣洋洋，很受歡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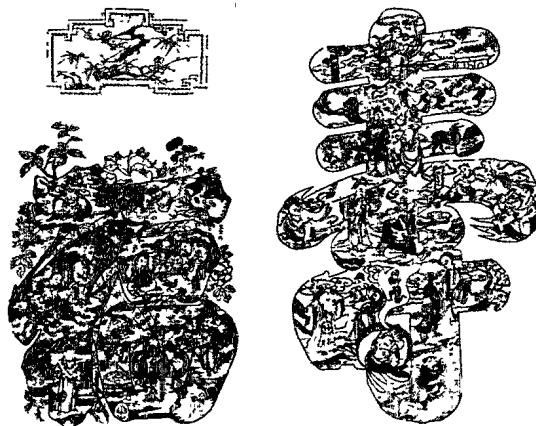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原本是表達情意用的，但是在中國，文字不僅只有表意的功能，尚有圖象色彩的藝術功能。暫時撇開書法與篆刻的藝術性不談，單從字體結構的裝飾性來探討，真可說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；以民間傳統建築為例，附屬建築上的吉祥文字裝飾，顯而易見地反映出民

間百姓對於吉祥文字的祈求與許願，既要求享有福氣、喜氣、及財氣，又希望延年益壽、長命百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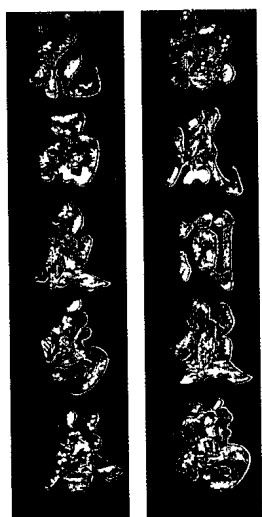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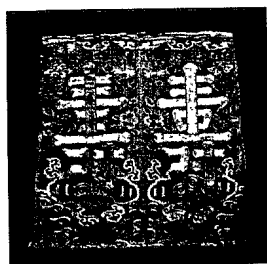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文字無所不在、妙趣無窮，只要肯多花點心思，即可領略到祖先造字的深遠涵意，以及本身所具備的多種社會功能。於是在造形設計課程中，選擇漢字造形的既定格式，讓學生學習如何超越語言符號為目標，發展成為多樣化造形藝術，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欽佩，各個不同時代的民間藝術家以其妙手生花的卓越手法，將傳統吉祥文字廣泛運用在生活的裝飾品上，比方鞋面、衣飾、年畫、窗花、剪紙、門窗、牆面、瓦當等生活用品(圖二四~二六)以及學生作品圖二七。



▲圖二二 「連生貴子」(何逸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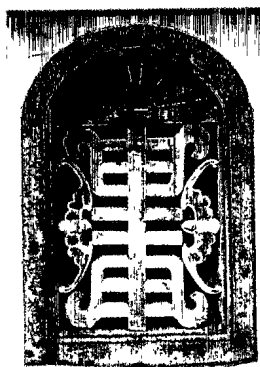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圖二三 「福字圖」(中堂) 540 × 960cm
「壽字圖」(中堂) 670 × 860cm 蘇州桃花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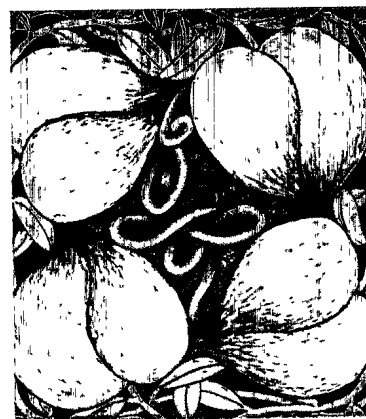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圖二四 刺繡萬壽
宦官補子一對 明
萬曆年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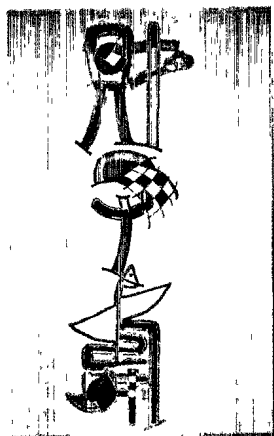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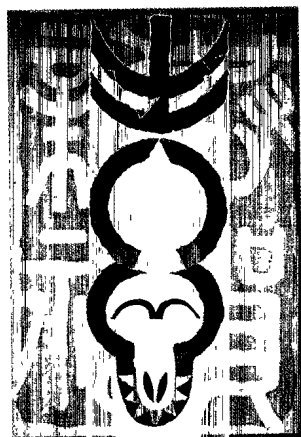
▲圖二五 「八仙慶壽」
花對子 四川綿竹
萬曆年間



▲圖二六 「壽」字窗
飾 桃園觀音亭
(1972 年攝)



▼▲圖二七 漢字圖案「吉祥」(涂俊仁)
「財子壽」(江舜堯)「壽」(黃淮麟)
「百子呈祥」(柯俊任)



五、神獸風采·展現新貌

中國古代民藝圖案的早期型態，首先要屬神獸圖案。先民們雖然受著兇猛禽獸的威脅，但卻又從動物身上獲得食物、衣料和勞力，因此能給人們帶來益處的禽獸，便被視為神靈之物，具備著某種超自然的力量，備受崇敬。像這種以禽獸為取材的圖樣，我們可以從人類流傳至今的最古老繪畫——位於法國中部的拉斯考克(Lascaux)山洞，以及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洞窟裡的動物畫，這些野牛、巨象或馴鹿圖案，竟是出自於冰河時代人類的手筆，而畫中的動物都是他們獵取的對象，這些原始人以為只要畫出欲擄獲之動物圖樣，或者再予以或石斧刺擊之，那麼真實的動物就會屈服於其力量之下。

千百年來，在中國社會中，不論是任何階層的人物，常把美好的願望寄託於善良的動物之神；東漢以後，佛教文化的傳播，人們精神世界裡除了自然神以外，又增添了人格神——佛，有些動物神明因此被冷落，但是隨著佛教藝術的興起及歷代統治者的提倡，另創造了一些神靈動物卻廣為流傳，且被廣泛的應用於民間藝術品中；其中最典型的神獸莫過於龍、鳳、獅和虎。

在中國原始社會中，龍是超自然力量的圖騰象徵，商代則有稱之為「龍」的方國。古時候的圖騰大多是自然界實有其物的；從流傳文物中，龍早期的形象也是較為寫實。有人認為，龍是蛇的衍生，而蛇也常成為原始部落的崇拜對象，視蛇為神靈，逐漸開始裝扮，誇張其神奇，就選擇了九種不同動物的特徵加以修飾，認為龍是這些動物的綜合體，明人謝肇淛《五雜俎》中把龍形容為：「角似鹿、頭似駝、眼似鬼、頸似蛇、腹似蜃、鱗似魚

、爪似鷹、掌似虎、耳似牛。」或許是基於對龍崇拜的心理，所以把龍的造形包含了各種動物的特徵，也就沒有一種動物能夠比得上龍，能與龍相提並論，自然也就更襯托出龍的高超地位；像這樣不可能在現實世界中找得到的熟悉「靈物」，筆者也曾經在課程中，將這種長條曲形「已有」之物，鼓勵學生逆向倒施去研究「如何再生」，改創新意；於是，同學們筆下的龍，更形多樣，有的形象樸實、拙稚可親，也有形象威猛剛烈、嚴厲可畏，神采風韻各具特色（參見學生作品圖二八）。

鳳是鳳凰的簡稱，雄的稱鳳，雌的為凰；這種美麗而又神奇的瑞鳥，在遠古圖騰時代視為神鳥而予以崇拜。儘管與龍的造形一樣，皆屬不存在的虛擬動物，卻一直是原始社會先民心目中的保護神，經過漫長歲月的孕育成長，形成完美的演化過程，在民藝的領域裡，並不完全像龍紋那樣顯得神幻莫測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她比龍紋更接近自然形態而更富於人性化，具有一定的情感因素，人們在崇仰中更感親近和喜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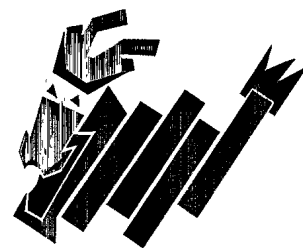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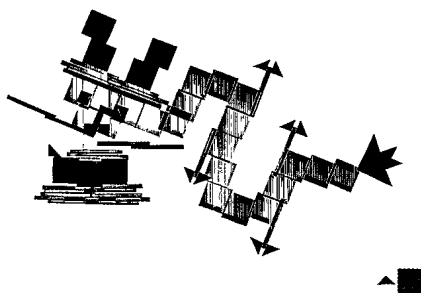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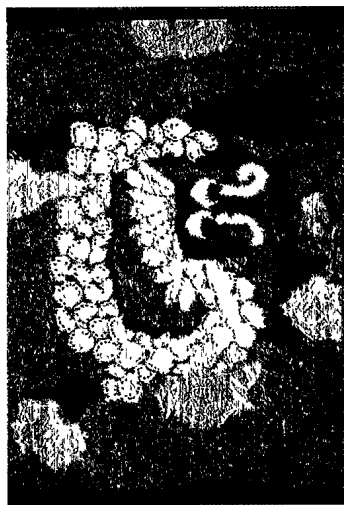
鳳凰共分五種，紅色的是「鳳」，紫色的是「鸞」，青色的稱「鸞」，黃色的為「鸞」，白色的則稱「鴻鵠」（俗稱天鵝）。古人認為鳳凰是能知天下治亂的靈鳥，因此只有明君當朝天下太平時才出現，並被推選為「百鳥之王」；又因為鳳與皇是諧音字，再加上鳳凰飛時群鳥尾隨，因而被用來象徵明君的威德。

隨著時代的發展，鳳凰紋飾歷經數千年的演變，今天仍然不斷地創造新的形態與色彩，同學們從傳統動物組合體中：首似錦雞，身如鸞，有大鵬的翅膀、仙鶴的腿、鸚鵡的嘴、孔雀的尾；以及當年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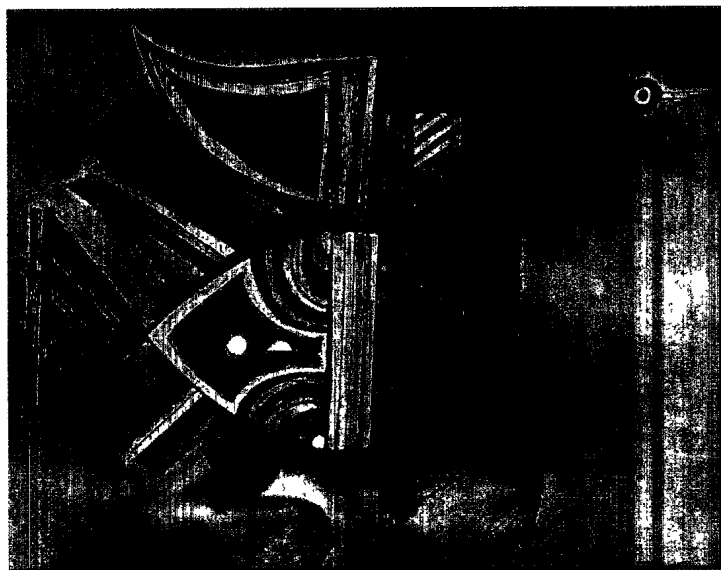
京織造雲錦的老藝人，在長期實務創造中，總結出一套的畫鳳口訣：「鳳有三長，眼長、腿長、尾長」，並要掌控到「首如錦雞、冠似如意，頭如藤雲，翅如仙鶴」的要領。如今，再看看我們這一代學子們所創造的嶄新鳳凰情態，不僅富有鮮明的時代氣息，也因由牠的再現，煥發出更美麗更豐富的光彩，為中國傳統民藝的發揚光大盡一己之力（參見學生作品圖二九）。

獅子在我國傳統民間藝術作品裡，是一個很受喜愛的題材；從文獻上看，獅子不是中國土生土產的動物，也沒有獅這個名詞。自三代以降，歷經秦而至西漢以前，並無獅子的造形出現；相傳到了東漢時期，西域疏勒國送來第一頭獅子，這種外來的獅子造型受到佛教東來的影響，很明顯的原本渾厚淳樸的形體，已融合了佛教藝術精細的裝飾味道，產生了一種新形式的中國獅子造形。也因為古代的民藝創作者不易見到真的活獅子，反而更能夠充分發揮想像力，雖然減低了獅子本身的真實感，但是卻具有著高度的藝術性，很適合於作為學生創作的題材。

古人以獅子為「百獸之王」，與被譽為「山林之王」的虎，皆具有威嚴英挺的外貌，能避邪護法，自古以來被視為「法」的擁護者，所以從身上穿的衣飾，室內的家具與織繡，器物上的裝飾圖案，以及建築上的皇宮、衙門、廟宇以及府第，都喜歡創造各式各樣的瑞獅造形，或彩繪、或刺繡、或雕刻、或泥塑、或剪紙、或染織，其風貌多采多姿，並賦予吉祥寓意，如「太師少師」、「連登太師」、「獅子滾繡球」等（參見學生作品圖三十）。在台灣一般古老住宅的大門正上方，還可以見到泥塑方式雕塑，藉以祈福驅邪、確保平安的鎮宅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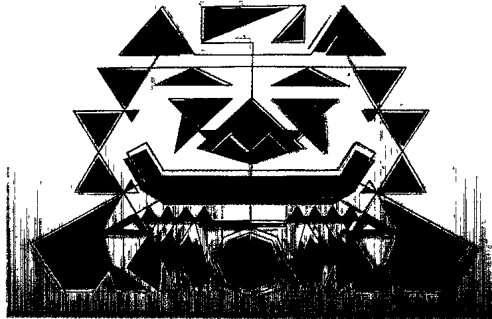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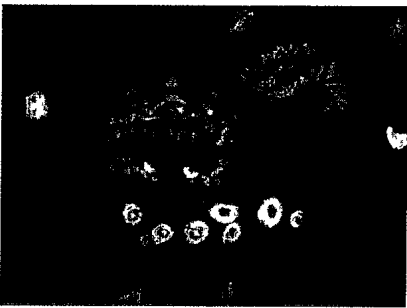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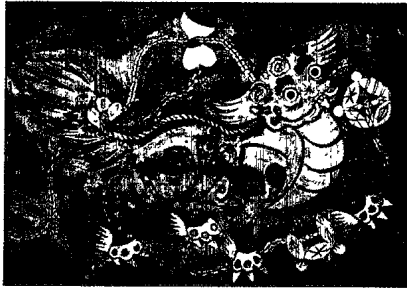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圖二八 「龍」展新貌 (楊震秋)(洪建樹)(馮慕賢)(蕭俊龍)(柯俊任)(鍾維)



▲圖二九 「鳳」展新貌 (林麗春)(王孟玉)(龔同光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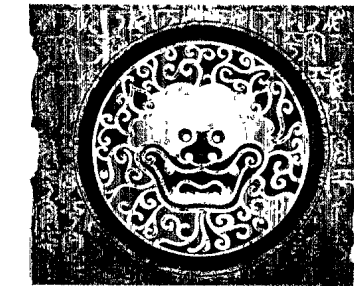


煞古物——「劍獅」，尤其主要集中在平安鹿港一帶的早期宅第（參見圖三九學生系列作品）。

中國只產老虎不產獅子，對超現實的獅子造形有一份特殊的感情，認為牠是神聖、正義、力量、威武的象徵，是驅魔、避凶的祥瑞靈物。同樣的，老虎在中國人的觀念中，代表著勇猛、雄壯、威武與堅強的特徵，虎的一舉一動都有威，如「虎步」、「虎視」、「虎踞」、「虎吼」；以虎為成語的句子比比皆是，如「龍驤虎視」、「龍蟠虎踞」、「生龍活虎」、「臥虎藏龍」、「龍潭虎穴」、「龍騰虎躍」、「龍吟虎嘯」。因此在傳統上，實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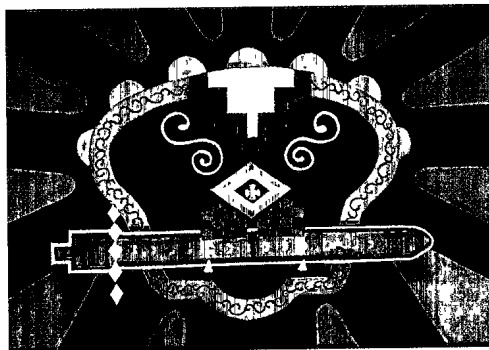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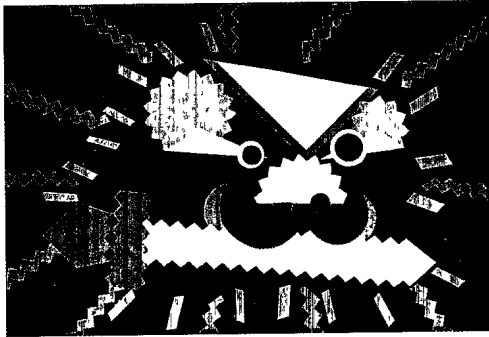
可證的虎，常常與虛構想像的龍是相互並稱的；《易經》（乾卦）上說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我們對發生的重大事件，稱為「風雲」，龍可以造雲，虎可以造風，可知龍虎的威力影響有多大。台北縣與宜蘭縣大里鄉交界的草嶺古道上刻有「虎」字碑，據說清同治六年台灣總兵劉明燈在當地遇暴風雨，為取上述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的威力，而寫下此碑來保佑旅途平安。

一般所見的老虎，身上皮毛皆呈黃褐色，並帶有黑色橫條狀的波紋，如此高明度的黃底與明度最低「無彩色」的黑條紋，構成了最為醒目、突顯的配色，也是世界公認的警示色彩，經常使用在平交道的柵欄與工廠裡危險物品的標示顏色，屬明暗差異極大的「明度對比」配色，充分表現出搶眼震撼，令人「望虎生畏，談虎色變」，如此「黃質黑章」的警戒色彩，處在山林草叢中更具有混淆視覺的保護色功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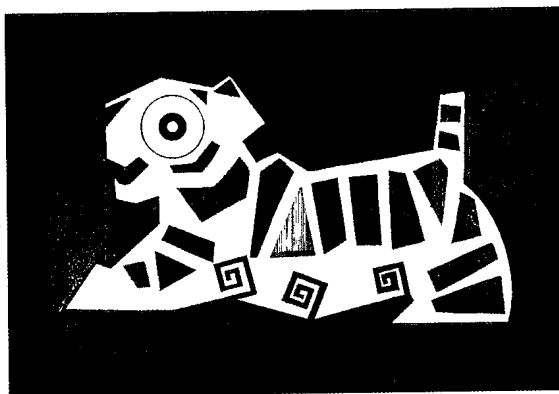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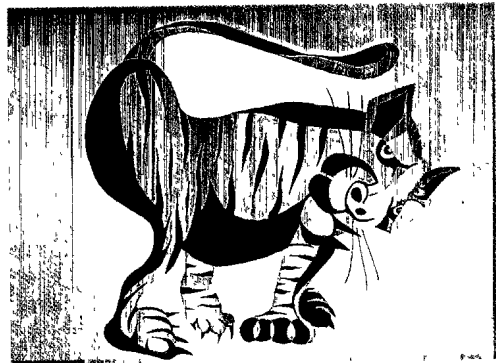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圖三十 「獅」展新貌（谷瑋竹）
（駱秀麗）（李莉華）

國立編譯館主編



▲圖三一 「劍獅」系列 (楊孟玲)



▲圖三二 「虎」展新貌 (蕭漢君) (許美美) (劉建國) (邵嫩婷)

；清康熙敕撰《淵鑑類函》特別稱許老虎僅在咫尺淺草之中，就能夠伏身貼地，體不外露，然後唬（音下一么、「嘯」）然出擊。加上老虎那尖利的牙齒，尖銳的爪子、炯炯有神發光的眼睛，以及額前頗似「王」字的黑斑紋，無不令人有「畏之如虎」的震懾，真不愧為山林之王的聲譽。

老虎雖然生性兇猛，但是由於牠的造型與姿態實在優美，走起來昂首闊步，跑起來矯健勇猛，一派英雄氣概，一付大家風範，君子之風，是中國人精神生活中，與龍一樣足以反映心靈趨向的一種吉祥瑞獸。過去農村男孩，常穿老虎鞋、戴虎頭帽，因為虎是勇敢的象徵；其他以虎為名的器物，則是多不勝書，其運用方式則十分有趣，像古代調兵遣將的信物為「虎符」；在山區國家使節出使時所來用的「虎節」；「虎子」即為現代所說的「便壺」，形狀作伏虎狀；「虎枕」則流行於遼金時代；後兩項器物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對老虎的畏懼，轉化成「服猛」、「厭辱」的示威滿足的心理。

整體說來，傳統民藝中的虎都是非常可愛的，從原來的「畏虎」觀念，轉變成「敬虎」，進而「愛虎」，後來也有成為「有求於虎」的俗行。其實，在民間信仰裡，虎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；在台灣一般通俗化或道教化的廟宇，經常可以看見供奉在神案下的「虎爺」；傳說中的虎爺，不但有噬食鬼魅的神威，另有辟邪治療、鎮殿鎮宅、庇護平安的功效；還能夠醫療病痛，這是基於牠曾嗜食保生大帝用過的藥渣；也能夠叨財進寶，正因為身為武財神趙公明的座騎，威風凜凜，讓求財拜神者敬畏有加。

虎在百姓的心目中，還是「福」氣的象徵，這是虎與福兩字諧音

而生聯想。今逢歲次丙寅，肖虎。昔時虎被尊稱為「山君」的「百壽長」，聰明的祖先不僅是將虎「人性化」，而且可以說是美化了，進而神化了。今天，筆者值年應景，特別挑選幾件虎年新作，並以培育「虎子」與「虎女」的期許，向大家祝福，在這大好的虎年裡，個個充滿「虎虎生風」的幹勁，開創「龍騰虎躍」的前程（參見學生作品圖三二）。

結語

「中國傳統民藝色彩」是個大題目，如何將有著悠久光輝的民藝資源充分反映出來，確實是一項高難度的工程，在撰寫過程中，如何將多年來的教學研究與作品資料，進行有系統介紹，也是較長時間的探索整理，因為傳統民藝的領域是多樣化的，包含著靜與動兩方面，所謂動就是表演藝術，而靜則屬民間造型藝術（含民俗工藝）。在本文中所列舉的項目是上述造型藝術中較普及之素材，包括大家所熟悉的門神與鍾馗，有諧音字義的吉祥年畫，具裝飾性的漢字圖案，以及神獸中龍、鳳、獅、虎等所展現的新風采。在作品實例的選擇上，為了針對教學應用論述方便，大部份是以學生優秀的創意為對象；並且配合此次「色彩與人生」展覽系列活動；從傳統中擷取靈感進而改創新意，融入現代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，將「實用」與「審美」熔於一爐；不但要做個傳統的守護者，更要做好傳統的創造者，為我國傳統民藝找到新的出路，也為新世紀的來臨結出累累的碩果。▲

參考文獻

- 王抗生（1990）《中國瑞獸圖案》，南天書局。台北。
- 李玉明（1991）《山西民間藝術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。太原。
- 李祖定（1989）《中國傳統吉祥圖案》，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。上海。
- 林明峪（1986.2.12）〈虎爺，可親可愛〉，民生報，第8版。台北
- 胡澤民（1975）《人物造型》，正文書局。台北。（1979）《實用人物造型》，正文書局。台北。（1883）〈中國傳統色彩觀〉，《織品服裝》，第11期，頁67～71。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。（1988）〈龍年龍畫〉，《印刷與設計》，第20期，第三版。台北：印刷與設計雜誌社。（1990）〈現代門神·銳意創新〉，《印刷與設計》，第44期，頁88～91。台北：印刷與設計雜誌社（1998）〈論中國傳統色彩的象徵意義〉，「色彩與人生」學術研討會，抽印本。台北。
- 濮安國（1988）《中國鳳紋圖案》，南天書局。台北。